

亦靜亦動——英斂之在香山靜宜園的生活*

周萍萍

The Life of Ying Lianzhi at Fragrant Hills Park

Zhou Pingping

[摘要]1912年起，天主教徒英斂之開始靜隱於北京西郊香山靜宜園。他雖然退隱香山，但不代表不關心世事。為天主教在華發展的長遠計，英斂之在香山創辦了輔仁社，積極培養教內人才；他熱心慈善救助事業，參與創建了香山慈幼院。除此之外，他還潛心從事宗教研究，出版了《萬松野人言善錄》，其書法作品則收入《安蹇齋隨筆》、《萬松心畫》等。可以說，退隱香山之後的英斂之仍心繫社會、心繫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

關鍵字：靜宜園 英斂之 輔仁社

英斂之（1867—1926年），原族姓赫佳氏，正紅旗人，漢姓郁，名英華，字斂之，號安蹇、萬松野人，著名教育家、愛國天主教徒。英斂之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901年之前的早期階段、1901—1912年的《大公報》時期、1912年之後的香山時期。目前學界對於英斂之的研究，多集中於《大公報》時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清末民初中國奉教知識份子的信仰磨礪——以英斂之為中心的個案研究”（11BZJ017）階段性研究成果，並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期，另兩個時期則較少涉及¹。而退隱香山之後恰是英斂之人生中最豐富多彩的時期，此時他一心辦學、潛心從事宗教研究、積極救助孤幼，仍心繫社會、心繫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

—

香山靜宜園位於北京市海澱區西部，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園林，同時也是一座以山地為基址建成的皇家行宮御苑。香山在遼金時期已經成為皇家苑囿，山上建有佛寺、樓臺等。乾隆乙丑（1745）秋七月，乾隆帝下令在香山康熙行宮的基礎之上清除雜草瓦礫、砌牆建宇，擴建香山園林，將其取名為靜宜園。《乾隆禦制靜宜園記》中寫道：「樸儉是崇，志則先也。動靜有養，體智仁也。名曰靜宜，本周子之意，或有合於先天也。」²周子即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意思是園林建造推崇儉樸，無論動或靜都可以讓人體會到智與仁的道理，合乎人喜山樂水的天性。靜、宜二字可謂充分體現了園林建造與自然和諧的思想。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又在《禦制香山靜宜園六韻》中寫道：「山以仁為德，秋惟靜與宜」³。

靜宜園內大小建築群有五十多處，經乾隆命名題署的有二十八景，分別為勤政殿、麗矚樓、綠雲舫、虛朗齋、瓔珞岩、翠微亭、青未了、馴鹿坡、蟾蜍峰、棲雲樓、知樂濠、香山寺、聽法松、來青軒、唳霜皋、香岩室、霞標磴、玉乳泉、絢秋林、雨香館、晞陽阿、芙蓉坪、香霧窟、棲月崖、重翠庵、玉華岫、森玉笏、隔雲鐘等，占地約 150 多公頃。園內青松夾道曲折蜿蜒，亭

¹ 關於此兩個時期的研究，參見筆者，〈從新發現的資料解讀英斂之的早期思想〉，載《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方豪，〈“靜宜”小考〉，載李東華編，《方豪晚年論文輯》（台灣：輔仁大學出版社，2010年）；胡太春，〈香山靜宜園與〈大公報〉創辦人英斂之〉，載《縱橫》（2002年第5期）。

² （清）於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38頁。

³ （清）於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38頁。

臺樓閣風光迤邐，「佛殿琳宮，參錯相望。而峰頭嶺腹凡以可占山川之秀，供攬結之奇者，為亭、為軒、為廬、為廣、為舫室、為蝸寮，自四柱以至數楹，添置若干區」⁴，是人工與自然兼有的大型皇家園林。第二年（即 1746 年）園建成後，乾隆曾在數年中多次駐蹕於此。

不幸的是，隨著清王朝的逐漸衰落和腐敗無能，與圓明園、暢春園等並稱「五園」的靜宜園屢次遭受兵火之災。咸豐十年（1860）和光緒二十六年（1900），靜宜園兩次遭受外國侵略者的焚掠和破壞，不僅園內的文物、珍寶被洗劫一空，就連建築也難逃厄運，二十八景所剩無幾。儘管園內的山石松柏仍在，但已是雜草叢生、瓦礫遍地。搖搖欲墜的清政府當時自顧不暇，更無精力和財力對靜宜園進行修復。1911 年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與清朝皇室簽訂了優待條約，約定帝位尊號不廢，每年政府撥款四百萬給清帝，生活日常一切仍按皇室標準，因此破敗的靜宜園仍歸皇家所有。

1912 年，天主教界著名人士馬相伯與英斂之同遊香山。他們見到靜宜園凋敝衰落的景象，不由感歎道：「靜宜園一日不接管，一日多破壞」⁵。後來由喀喇沁王福晉善坤和英斂之夫人英淑仲女士奏請隆裕皇太后，以開辦女學和女工廠為由借用香山之地，「藉以保存勝跡」⁶。得到太后恩准後，眾人先湊數百元，請英斂之前往照料。

⁴（清）於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437 頁。

⁵ 馬相伯，〈致熊希齡〉，載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 114 頁。

⁶ 馬相伯，〈上總督書〉，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 113 頁。

二

英斂之 1867 年出生於北京西北郊一戶滿人下層家庭，其祖上世襲騎兵，其父親「靠搖煤球為生，是社會中最底層的人」⁷。英斂之雖然家境貧寒卻十分好學，「嗜書成癖，嘗獨坐缸中爇香照讀」⁸，年紀輕輕所作的詩文「已為識者擊節歎賞」⁹。後來英斂之給一位教書先生做書僮，到有錢人家裡去教館，從而認識了一位元滿洲破落貴族的女兒愛新覺羅·淑仲並與之結婚，從而聯姻了皇族。

英斂之雖然學問頗大，且通過婚姻抬高了身份，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在清廷謀取一官半職。相反，他目睹當時國家衰敗、政治黑暗、吏治腐敗，不由得痛心疾首，常與那些所結交的志同道合朋友們「酒酣耳熱，相與抵掌談天下事。遇奸貪誤國、豪暴虐民諸行為，未嘗不髮指皆裂，痛恨唾詈，為之結轡終宵也」¹⁰。為此，英斂之「下視官爵如泥沙」，矢志一生絕不做官。英斂之雖不踏入官途，但卻心憂天下，以振興民族國家為己任，積極探尋國富民強之法。可是他在傳統的儒釋道中沒有找到拯世濟民的良方，於是轉向了西方文化，視西方宗教為挽救國家危機、拯救人心的巨大力量，並於 1888 年領洗入天主教。

領洗入教後的英斂之積極主張學習西方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制度，以挽救國家危機。他主張立憲改良，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的維新運動。變法失敗後，他擔心被株連，被迫南下。當慈禧太后為了討好洋人下令大赦參加維新運動的異己分子時，英華的名字赫然在列（沒有寫旗姓）。之後，英斂之遂以英為姓。1901 年，英斂之回到天津，有感於「但言變法，不能變心，之所

⁷ 英若誠、康開麗著，張放譯，《水流雲在》（中信出版社，2009 年），第 93 頁。

⁸ 《萬松野人言善錄·英欽附識》，（1932 年第三版）。

⁹ 張秀林，〈安蹇齋叢殘稿小序〉，載《安蹇齋叢殘稿》（1917 年），第 1 頁。

¹⁰ 英斂之，〈金錫侯君年譜敘〉，載《也是集續編》（天津：天津大公報館，清宣統 2 年（1910）），第 19 頁。

以無濟也」，他認為變心、喚醒民眾意識的最好方法是讓其讀書看報，以報紙開啟民智，使人知「各國興替之由，何利當興，何弊當革」¹¹。1902年6月17日，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以「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作為辦報宗旨。因《大公報》刊登了許多不避權貴、敢於直言的文章，故廣受民眾歡迎。英斂之也隨之名聲大震，「著述遍行海內」¹²。

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英斂之不願和袁世凱政權合作，再加上身體原本不佳，「長病善病，沉味備嘗」¹³，常年辦報又費心勞神，精神更是疲憊，於是離開了大公報館，與夫人英淑仲退隱香山，直至1926年去世。那時，靜宜園十分荒曠偏廢，「守者非有槍支四五為衛，則甚危險」¹⁴。英斂之受命代管靜宜園後，利用空暇時間踏勘園中舊跡，並以《日下舊聞考》中的記述作為依據，請人畫了一幅乾隆時靜宜園全圖，「既以志前朝之勝跡，複為報殘守闕者之助焉」¹⁵。在熊希齡、張謇等人的資助下，他將見心齋、梯雲山館和韻琴齋三處相繼修復，並在樹叢深處原有的高臺舊址上建造了一座亭子，名為半山亭。

英斂之對修整後的靜宜園份外盡心。他至香山後自號「萬松野人」，除因香山古樹有萬株之多，可謂「隱於萬松穀中，擁古今書萬卷」，又因香山地處偏僻，樹木不時有被偷伐之險，他認為既然受託管理靜宜園，則應當維護好此中的一草一木，「特自名萬松，用自警焉！其為名勝謀永久有如此」¹⁶。為避免外人任意殘毀踐踏，他曾在靜宜園張貼了寫有多國文字的佈告，提醒來者這是有主權的園林，得到許可後方可進入。一次，某部招待的

¹¹ 英斂之，〈推廣日報說〉，載《益聞錄》（1898年1月29日）。

¹² 《萬松野人言善錄·英欽附識》（1932年第三版）。

¹³ 英斂之，〈貧病吟〉，載《益聞錄》（1891年6月20日）。

¹⁴ 馬相伯，〈致熊希齡〉，載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第114頁。

¹⁵ 英斂之，〈跋靜宜園全圖〉，載《安蹇齋叢殘稿·安蹇齋題跋》（1917年），第10頁。

¹⁶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天津：天津大公報館，1916年初版）。

兩位外國人準備擅入梯雲山館，被勸阻後氣惱而回。得知此事後，某部竟以「開罪洋人，有誤邦交，並違部命」責成靜宜園。英斂之異常憤慨，在給該部部長的信中寫道：「因我國勢雖弱，主權究在，非可任彼玩易，視為戰利品也……按前張總長捐款修館時，雖有部員來此留宿之口約，然未有鄙人等執役伺應之契券也，更未有招待洋人之條件也。」¹⁷英斂之的民族氣節以及剛直不阿的性格可見一斑。

三

英斂之雖然退隱香山，但不代表不關心世事。1912年9月，英斂之與馬相伯因感於天主教內人才缺乏、國學不振，對天主教在華前景甚為憂慮，遂聯名上書羅馬教廷，請求教宗委派品學俱佳的傳教士來華，創辦天主教大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介紹世界新知識，以示公教之公」¹⁸。他們以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為例，說明學術傳教的重要性，特別指出基督新教在華已創辦數所大學，唯獨天主教一所也沒有，況且以北方來說，「不獨無大學也，無中學也，並正式高小而無之」，英斂之、馬相伯對此憂心忡忡，因為這種狀況對於天主教在華的進一步發展必然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他們請求教宗能夠派人來華在北京創立一所天主教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¹⁹。英、馬這次上書受到羅馬教廷的重視，但未及教廷有所行動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此事不了了之。

¹⁷ 陳垣，〈天主教徒英斂之的愛國思想〉，載超主編，《陳垣全集》第二冊（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55頁。

¹⁸ 納爵，〈輔仁大事記〉，載《輔仁生活》第二期（1939年12月25日）。

¹⁹ 馬相伯、英斂之，〈上教皇請興學書〉，載《輔仁生活》第二期（1939年12月25日）。

1913年，英斂之在靜宜園創辦了輔仁社，並寫信給國內各位主教，請派有志青年前來攻讀，肄業期定為兩年，學生可以隨時入學隨時離開。「輔仁」意指培養仁德，語出《論語·顏淵》：「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它反映了英斂之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決心。當時首先贊成此舉、派人來學習的是山東兗州韓甯鎬主教（Bishop Augustin Henninghaus）、河南衛輝梅占魁主教（Bishop Giovanni Menicatti）、四川成都杜昂主教（Bishop Marie-Julien Dunand）、重慶舒福隆主教（Bishop Célestin-Félix-Joseph Chouvellon）以及河北一些教區。針對修士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知之甚少的現象，英斂之在輔仁社「備古今書籍若干種」，與學生們「旦夕討論其中，分期作文演說，輸灌社會必需之常識，以為將來酬世之用」²⁰。

在學生離開輔仁社時，英斂之均會贈予每位同學一封紀念書，內中寫道：

「自學堂之制興，各科紛然並鶩，勢不得不淺嘗輒止。倘非天資明敏，雖從學數年，於始基最要之文字，竟茫然不解，遑言其他。是以十數年來，前識之士，每鯁鯁然以國學淪喪為憂，而保存國粹之說出焉。鄙人有感於此，創輔仁社於京西香山靜宜園，謬承諸生不遠千里負笈來遊。但恨學識淺陋，乏所匡助。所幸諸生皆志願宏達，勤苦向學，兩年以來，略識門徑。從此孜孜進修，不自畫棄，將來之造就，豈可限量。須知學問之道，浩無涯涘，務當先立其大，於事主救靈，己立立人之道，各竭能力，力事擴充；則無負我輩朝研夕討之初志。是所至盼，是所至囑。今當諸生之去，書此為臨別贈言。」²¹

²⁰ 英斂之，〈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簡章〉，載《輔仁生活》第五期（1940年3月25日）。

²¹ 英斂之，〈贈輔仁社同學紀念書〉，載《輔仁生活》第三期（1940年1月25日）。

紀念書中不僅述及輔仁社創辦的緣由，更體現了英斂之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以及對學生們的殷殷希望，其筆路藍縷之功殊不可沒。

略顯遺憾的是，雖然各地天主教堂區派送了一些年輕人前來求學，但也僅僅只有二十多人，而且他們大多國學根基太淺，故而沒有什麼特別出類拔萃之人。倒是立志撰寫《中國基督教史》的陳垣在 1917 年去香山拜訪英斂之時，看到「唐景教碑考」、「元也裡可溫考」、「清四庫總目評論教中先輩著述辨」等輔仁社社課題目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而「扣其端緒，偶有所觸，歸而發篋陳書」²²，經過數日的考證撰寫了《元也裡可溫考》。在英斂之的鼓勵下並經馬相伯的點定後，陳垣將此文付梓出版。該書一經印行便一鳴驚人，從而奠定了陳垣在學術界的地位。英斂之對陳垣極其欣賞，在《元也裡可溫考跋》中贊道：「乃承先生以敏銳之眼光，精悍之手腕，於也裡可溫條，傍引曲證，源源本本，將數百年久晦之名詞，昭然揭出，使人無少疑貳，迴視僕輩所挾真兔園冊子矣。」²³兔園冊子本是唐五代時私塾教授學童的課本，後指讀書不多的人奉為秘本的淺陋書籍，英斂之如此貶低自己，可見對陳垣的抬愛了。

輔仁社後來因為種種阻礙、未及進一步擴充便不得不停辦了，但是英斂之創辦天主教大學的信念一直沒有放棄。針對教會中盛行的「讀中國書無用」等怪論，1917 年，英斂之抱病再作《勸學罪言》和《覆友人駁勸學罪言書》，宣導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重要性，他抗議道：「本國人不通本國文字，何以接人，何以應事？論其效果，不過自絕於高尚社會，自屏於優秀人群而已。」²⁴英斂之等人的反復籲請終於得到教廷的重視，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接位後，「以為中國當此危急存亡之會，提倡道德，

²² 《蹇齋剩墨·附陳序》（1926 年），第 21 頁。

²³ 英斂之，〈元也裡可溫考跋〉，載《蹇齋剩墨》（1926 年），第 20 頁。

²⁴ 英斂之，〈勸學罪言〉（1929 年），第 3 頁。

培植人才，刻不容緩」²⁵，於 1926 年派美國本篤會在北京創辦了天主教輔仁大學。因此，英斂之在靜宜園創辦的輔仁社可謂輔仁大學的發軔。

四

除創辦輔仁社外，英斂之在靜宜園還潛心從事宗教研究並投身慈善事業。英斂之非天主教世家出身，領洗入教時為二十二歲，那時他對天主教教義教理尚無深入研究。針對時人對天主教的仇視與攻擊，作為信徒，英斂之積極撰文對反教言論一一加以駁斥，他在李問漁神父主辦的《益聞錄》上相繼發表了《辛卯冬夜讀〈理窟〉辯誣章有感時事援筆為長句如左》、《覆鑿翁先生辨學第一書》、《覆鑿翁先生辨學第二書》、《辯誣》、《初使泰西記辨》等文。但是英斂之在這些文章中只是為天主教辯解，並沒有對天主教教義作出解釋，凡遇到友人向他問及此類問題時，他都會推薦一些相關書目，如《真道自證》、《盛世芻蕘》、《主制群徵》等，以供友人們閱讀。

退隱香山之後，英斂之開始收集天主教內先賢們撰寫的書籍並誦讀揣摩。他將自己對天主教教義教理的理解每有心得即發表於《大公報》上，分為根本的解決、道德的根源及信仰迷信之別、讀書立志等篇。經過數月的連載，1916 年，天津大公報館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題為《萬松野人言善錄》。書中，英斂之旁徵博引，「將我所見之善言，所發之善念，不論長短，不拘雅俗，一一錄於紙上，使人共見，互相磋磨，互相勉勵，以期無負維皇降衷之恩」²⁶。他除引述明末來華耶穌會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的《七克》，論證了修德改過等重要性的外，還摘錄了王安石、朱熹等人的言論，以期達到「激發天良、改惡遷善」的目的。《萬

²⁵ 奧圖爾、英斂之，〈美國聖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載《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2 月 25 日）。“危急存亡之會”疑為“危急存亡之秋”的筆誤，《萬相伯集》第 460 頁寫作“危急存亡之秋”。——筆者注

²⁶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自序》（天津：天津大公報館，1916 年初版）。

松野人言善錄》寓意深邃，一經印行便銷售一空，「海內君子以為能以華言言教理，故不脛而走」²⁷。馬相伯亦曾欣喜地寫信給英斂之，告訴他有一位名叫陳馥苞的商人，「因讀言善錄而受洗矣」²⁸。

那時，北京、直隸等傳教區均由遣使會掌管。在法國保教權的支援下，這些傳教士常常居高臨下，對中國信徒頤指氣使。他們反對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利瑪竇、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等提出的學術傳教法，不僅不注重學術研究，而且不願意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因為天主教北堂出版的法文雜誌「專以攻擊利瑪竇、湯若望等為事」²⁹，因此英斂之和馬相伯重新刊印了利瑪竇的《辯學遺牘》和湯若望的《主制群徵》，並給予這些論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辯學遺牘》文筆雅潔，道理奧衍」³⁰；「《主制群徵》奧博宏瞻，為我國絕無僅有之作」³¹。他們還審校、刊印了和利瑪竇同時代的艾儒略 (Julio Aleni) 所作的《大西西泰利先生形跡》等書，以期讓人知曉明末利瑪竇在中國成功開教的經驗，「利子何敢然？故研習華文華語，不恥啞啞者垂二十年。以彼天資之高，久久不厭如此，嗚呼，可謂難矣！即此一端，其謙忍可想」³²，以此來反對在法國保教權控制下的中國教會對教士、教民實行的愚民傳教政策。

1917年，北京、直隸等地發生水災，難民苦不堪言，有很多人「因困於衣食，時有將嬰孩遺棄或鬻賣者」³³，水災善後處因此在北京西安門內府右街設立了慈幼局作為收養嬰孩的場所。督

²⁷ 馬相伯，〈言善錄再板序〉，載《萬松野人言善錄》（1918年再版）。

²⁸ 馬相伯，〈致英華〉，載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43頁。

²⁹ 英斂之，〈覆友人駁勸學罪言書〉（1929年），第5頁。

³⁰ 英斂之，〈題辯學遺牘〉，載《安蹇齋叢殘稿題跋》（1917年），第5—6頁。

³¹ 英斂之，〈奉答通州張季直先生二律〉，載《安蹇齋叢殘稿詩鈔》（1917年），第5頁。

³² 馬相伯，〈《書利先生形跡》後〉，載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第223頁。

³³ 〈設立慈幼局收養難民嬰孩〉，載《大公報》（1917年11月30日）。

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的熊希齡聘請英斂之擔任慈幼局長，英斂之認為「事關慈善，不敢自逸」³⁴，不顧病體答應純盡義務。後來因為考慮到慈幼局分為城裡和山上兩處，照顧難以周全，遂商量把慈幼局遷到靜宜園內，改名為慈幼院。在英斂之等人的運作下，慈幼院得到的資助頗多，「改組後規模宏大，分科別股，名目繁多，隱然具小政府之模範」³⁵。而自遷居香山以來「凡酒食徵逐一概謝絕」的英斂之為了救災捍患這人命關天的事情，不得不「聊一破例」³⁶，在京城且樓宴請劉潤琴、馮公度等捐資人以共商慈幼局相關事宜。在英斂之等人的努力下，香山慈幼院「成績井然」，中外人士參觀，「齊聲讚美」³⁷。但此時英斂之因身體不佳，已提請辭去了慈幼局長一職。

五

因生平用力至勤，英斂之的身體每況愈下。除曾患有半身不遂症外，在香山期間他又患上了糖尿病，常常手指拘攣，頭昏目眩而不能看書，他不得不靠摹寫字帖「靜以養心」，其自稱寫字是「半為遣悶，半為記事」³⁸。英斂之在輔仁社除備有古今書籍供學生誦讀外，還備了百十種名人法帖供學生臨摹，他曾告誡學生道：「讀書當先辨明是非美惡，然後取長捨短，庶不致徒勞罔效。至於書法，雖為小計，然亦文人學士之所重，為精神上之美術，我國千百年來所不能廢者。」³⁹

可以說，英斂之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主張學習西方，但是認為文章、書法兩事卻非崇拜尚古人不可。他推崇明代碩儒陳獻章對書法的體驗心得，即「正吾心、陶吾情、調吾性」。

³⁴ 英斂之，〈輔仁社課序〉，載《蹇齋剩墨》（1926年），第20頁。

³⁵ 同上。

³⁶ 英斂之，《安蹇齋隨筆》（1920年），無頁碼。

³⁷ 熊希齡，〈熊督辦慰留慈幼局長英斂之先生函〉，載《益世主日報》（1918年3月24日）。

³⁸ 英斂之，《安蹇齋隨筆》（1920年），無頁碼。

³⁹ 張秀林，〈安蹇齋題跋小序〉，載《安蹇齋叢殘稿》（1917年）。

他指出書法等嗜好為我東方所獨具，西方人絕不能理解、領悟其中的意蘊與趣味，而且不僅是西方人就是中國學者如果不是性情相近，且多年研究書法，也不能領會其中的精奧。英斂之擅長書法，每當發生洪澇災害等需要救賑時，他都會積極撰寫對聯，拍賣所得錢款全部用於救助孤弱。1917和1918兩年間，他曾寫下多幅對聯、詩文，後於1920年揀選了一部分整理出版，題為《安蹇齋隨筆》。

1918年底，英斂之右邊身子麻木、筋絡失和長達三年而不能執筆寫字。這三年中，英斂之雖不能讀書寫字，但竟能將數十年之中的往事舊聞一一追憶，「以喉舌代筆筭」⁴⁰，讓女兒記錄下來，後由門生在其去世後彙編印行，題為《蹇齋剩墨》。1921年秋，英斂之開始奮力寫字，以書法來鍛煉臂力和指力。最初他只能勉強寫幾個字，後來每天早晨都練習不輟，直到感覺疲倦時方才擱筆，其自謂「精神爽時，落筆頗有飄逸之致；氣力少一疲倦，而筆劃極不成字」⁴¹。英斂之那時所寫的「安時」、「處順」、「心跡」、「雙清」等字詞無疑是其心境的寫照。1922年，英斂之將自己病後的書法經過揀選集成一冊，名為《萬松心畫》，由著名書法家陳師曾為其題簽。北京名士孫壯為《萬松心畫》題寫道：「草書驚妙筆，三字壽而康。不減張顛聖，虛然懷素狂。銀鈎畫鐵畫，玉蘊複珠藏。八法今將絕，何人更擅揚。」⁴²

大體而言，靜隱香山期間算得上是英斂之人生中相對安逸的一段時光，此時他早已過不惑之年，不再激昂指陳時政、貶斥達官貴人。遠離塵囂、淡然與名利相忘的英斂之曾感歎道：「當此

⁴⁰ 英斂之，〈蹇齋剩墨小序〉，載《蹇齋剩墨》（1926年）。

⁴¹ 英斂之，〈萬松心畫〉（1922年），無頁碼。

⁴² 英斂之，〈萬松心畫〉（1922年），無頁碼。

天災人禍紛至遄來之際，而僕以不富不貧之家世，半隱半顯之行藏，蕭閑自在惟適之，安其樂天知足，曷其有極！」⁴³

英斂之如此自述，無疑是其病中壯志難酬的自嘲，因為他關心社會、關心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的心一直未能放下，特別是數十年來他最關心的還是在華創辦天主教大學以培養人才一事。因此，當本篤會受命來華創辦輔仁大學時，英斂之積極請求創立國學專修科，並請纓擔任國學部主任。1926年1月，英斂之因創辦輔仁大學嘔心瀝血，不幸去世，時年五十九歲。斯人已去，風範猶存。其離世前，親筆手書令人刻於香山頂峰的四個大字「水流雲在」至今仍在，供後人緬懷。

⁴³ 英斂之，《安蹇齋隨筆》（1920年），無頁碼。

[ABSTRACT] Ying Lianzhi (1867-1926), a Manchu and the founder of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m,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Chinese Catholics in early Republican Era. He began to live in Fragrant Hills Park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 in 1912, wh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At Fragrant Hills Park he established Fu Jen Catholic community in order to teach young men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He took an active part in philanthropy and co-founded the Childhood Mercy School there. In addition to this, he also concentrated on religious studies. He published his religious book *Wansong yeren Yanshanlu* (Worthy Words by Wild Man of the Ten Thousand Pines) in 1916. His calligraphy works were included in *Anjianzhai Suibi* (Jottings from the Contented Cripple Studio), *Wansong Xinhua* (Pictures of the Heart by Wild Man of the Ten Thousand Pines) and so on. Although Ying Lianzhi retired from the newspaper *Da Gongbao* in 1912, he still cared about society and Catholic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Keywords: Ying Lianzhi, Fragrant Hills Park, Fu Jen Catholic community.